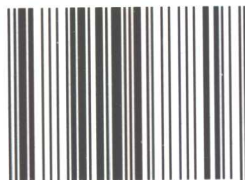


网络原创小说集

这是一个上海女孩在东京的情感历程写真。23岁的雪儿只身来到东京求学，一个偶然的机
会，她结识了已婚的公司职员木村康治，两人
开始了一段交织着爱与恨、情与欲的婚外恋。
小说章节在网上连载后，引起了网络读者的极
大关注。

ISBN 7-80607-781-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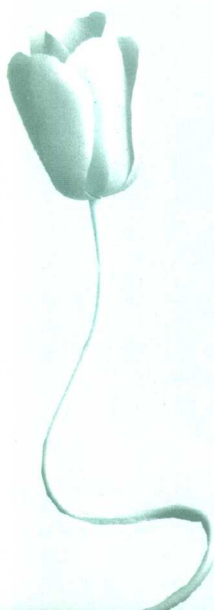
9 787806 077818 >

ISBN7-80607-781-2/I·314 定价: 33.00元(全二册, 本册:16.50元)

雪樱花

SNOWING CHERRY

Pinko/娉蔻 著

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网络原创小说集/娉蔻著. - 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1.5

ISBN7-80607-781-2

I.网… II.娉… III.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9715 号

网络原创小说集

——雪樱花

娉 蔻 著

终 审:成 平

责任编辑:张继业

装帧设计:冯建华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电 话:0756-2515348 邮政编码:519001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

图书邮购: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:519001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区南香里路桥大厦 501 号

照 排: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

印 刷: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二工厂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18.5 字数:460 千字

版 次:2001 年 5 月第 1 版

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0 册

ISBN7-80607-781-2/I·314

定 价:33.00 元(全二册,本册 16.50 元)



作者简介

嫖 蔻，新生代网络女作家。1975年出生于上海，1997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，后进修于日本东海大学研究生院。

网络连载有《上海童年》、《御缘》等长篇小说。

<http://www.pinkohut.com>



■ 责任编辑：张继业

目 录

引 子	/1
第 一 章	1998，东京/6
第 二 章	笔记本电脑/28
第 三 章	雪艳雪晴/49
第 四 章	雪 恋/67
第 五 章	御 缘/86
第 六 章	毕 业/123
第 七 章	梦中女巫/169
第 八 章	雪 樱 花/185
第 九 章	网 恋/206
第 十 章	第二次握手/219
第十一章	雪 融/233
第十二章	大连之行/257
第十三章	雪 泪/275
第十四章	雪儿，再见/304
后 记	/313

引子

1984年夏天的早晨。

木村康治走出浦江饭店的大门，迎着清爽的晨风，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。扑面而来的是近在咫尺的黄浦江散发出的独特气味，康治几乎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来形容，那气味仿佛是从女巫的炼药罐里散发出来的。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朝着南京路的方向走去。

上海街头爱看西洋镜的人把目光投向这个年轻的日本人，他的外貌气质和衣着打扮显然很引人注目。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海外旅行，他选择了中国，上海。说来多少有些无奈，整个夏天他努力打工，以筹备这次期待已久的旅行。因为还是个学生，他囊中羞涩，所以中国是他最理想的选择。先去哪一座城市？当然是上海！那个著名的远东不夜城，似乎对他有着无穷的吸引力。

昨天下午，当他搭乘的全日空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的时候，他感到有一种莫名的亲切。对于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家，他从初中开始就一直保持着这种浓厚的兴趣。

他被安排在浦江饭店，外白渡桥边上一座历史悠久的老饭店。多人房一个晚上的房价是15元人民币，折合日元约300元。十人房里，住着同来的五个日本学生和两名中国人，另外还有两人是从香港来的生意人。康治似乎不太在意住宿条件的拥挤和不自由，他饶有兴趣地向一个会讲英语的管理人员询问着饭店的历史。当被告知老理查得饭店始建于1860年，是上海开埠后兴建的第一家高级饭店时，他兴奋不已。不过现在的建筑已经是1910年改建后的模样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探寻二三十年代那颗东方夜明珠的历史痕迹，

以及领略当代上海寻常百姓的生活风采，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。

站在窗口可以一览浦江的全景，对面就是那传闻已久的外滩，一块神奇的土地！在他手上的日本考证历史书上是这样简要记述外滩的历史：

中国清朝政府于鸦片战争（1840—1842年）失败后，缔结《南京条约》，从此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格局。条约的第二条规定，英国商人可以在一定区域内不受任何管辖和约束，自由进行商业和贸易活动……受此影响，英国人开始进驻上海，圈地为王，在这里大兴土木，建造起商馆和住宅，这是外滩最早的雏形。以后，居住地又开始向西扩大，发展成一定规模的租界地。

外滩，在英语里是 Bund 一词，带有东洋港口城市之意。如果没有当时欧美列强和亚洲诸国的这段历史，也许就没有这个词汇的产生了。欧美列强只是把被它占领和统治的港口城市，称做——Bund。中国语言中的“外滩”一词，“外”指洋人，“滩”是岸的意思，“外滩”就是洋人的江岸。

进入 20 世纪，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加速，上海的外滩作为东亚金融商业中心地，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。20 世纪上半叶，英、法、俄等一系列列强的总领事馆，香港上海（汇丰）银行、俄清银行、印度支那银行之类的金融机关，商务楼和饭店高层建筑，在这块狭窄的租界地上逐渐林立起来，使上海这座东方魔都大放异彩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949 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包括外滩在内的租界地全部收归人民政府所有。经过百年殖民统治的土地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怀抱。人民政府在收回租借地建筑后，给予精心维护和修葺，只在内部做了改装，并继续沿用至今。所以，今天所能看到的这些外滩建筑，仍然保持了本世纪初那种或古典或绰约的建筑风格遗迹。

合上手中的书，康治的目光再次投向外滩古老的钟楼！在踏寻历史足印的同时，他开始接触到一个刚刚苏醒、百业待兴的上海。出去走走！去到那钟楼的下面！去到那往来流动着的人潮中！他稍

作整理和收拾，就一脚跨出了饭店，踏在号称“中华第一街”的南京路上，新鲜和惊喜的感觉包围了他。

路过汉方药店，他饶有兴趣地进去看看，一种叫做“男宝”的盒装药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从字面上他猜不透这是种什么药，只是怀着好奇心买下一盒。同时发觉边上有一个柜台领药似乎不付钱，他悄悄在一边观察了好一会儿，终于决定自己也要去试试。学着他人的样，他面无表情地接过东西后逃也似地离开了。因为他发现手中领到的是保险套！

不久将要迎来自己的20岁生日了，他边走边看边想着自己的事情。谈了一年的女友和他分手，也是造成他一个人到中国来的原因之一吧。来到陌生的东京，去学校报到那天第一个认识的女孩，成了他的初恋女友。7月的暑假里，他终于鼓起勇气请她到自己租借的小屋……但是，他的第一次……居然以失败告终……比他有经验的女友于是失望地离他而去。

回到饭店的房间里，康治向另两个比他稍有经验的日本学生一打听，买回的“男宝”居然是壮阳药。他揣着药瓶思量了老半天，决心还是要尝一下，于是喝着温水吞了两粒。睡在十人房的夜晚，他做了一个美梦，醒来时内裤湿得精透……

早晨，在华侨商店的门口，他突然被两个“黄牛”截住了。

“兑换券，兑换券有吗？”“黄牛”一眼就看准了他，两个人过来一边把他围住，一边指手画脚地拿着兑换券向他演示。他不明白这两人要做什么，只是觉得非常有趣。

通过一番手语的交流，他终于恍然大悟。他在机场曾经按照规定将一些日元换成兑换券，因为他们都被告知这是可以在中国流通使用的货币。当他看到真正的人民币，并得知一张兑换券可以按1:1.5换成人民币时，他觉得惊讶不已。

揣着一叠人民币，他发觉肚子确实饿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吃早饭呢。街边的小饮食店正在炸着香喷喷的油条，几个大人小孩围着门口的桌子吃得津津有味。看到他走过去，一排目光齐刷刷地向他扫来。他惊异地看着一长条面团投入锅中，一会儿就炸成了金黄

色的油条。他忍不住这样的诱惑，“多少钱？”他分别指了指豆浆和油条，用好笑的发音向炸油条的师傅问道。

“去那里买牌子。”

坐在一个简陋收银桌背后的女人告诉他：“一根油条4分钱加半两粮票，一碗豆浆3分钱。”并且还用手势向他比划了数字。哦，明白了，7分钱，他递上一角钱。

“半两粮票！还缺半两粮票。”女人从分类的纸盒里取出一张粮票向他示意。

“没有，这是什么？”他瞪大了眼睛，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

“没有不行，外国人也不行啊。”女人毫不客气地把一角钱退还给他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手中的钱不能买东西吃，还必须要有那种叫什么名字的小纸币，他可没有。

他看了看四周，人们开始议论起来。离他最近的桌子上坐着一对父女，女孩大约十岁左右的模样，一双好奇的黑眼睛盯着他看。他窘迫地朝她友好地笑了笑，女孩也回以天真灿烂的笑容。这时，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：女孩突然站起来走到他的面前，把一张半两粮票的小纸片递过来，并对他说：“去买吧。”

他很感激地看着那雪中送炭的女孩，连声说着“谢谢”，这才从女人手里领到了取油条和豆浆的彩色塑料牌子。

他在小女孩身边坐了下来，热腾腾的豆浆端到了他的面前，他立即拿起调羹尝了一口。唔，真是又香又浓！也许是因为肚子确实饿了，4分钱一根的油条到了他的嘴里成了无比的美味。便宜，他这样想着，心里得意得不得了。他感到旁边有目光盯着他，也意识到自己吃得有点狼吞虎咽，所以对着女孩不好意思地又笑了。

这份早餐把肚子吃得暖暖的，他觉得非常满足。平时往往是上学的途中在24小时便利店里买上一盒牛奶一只面包，就这样对付过去了。他不喜欢喝牛奶，更不喜欢啃面包，不过是为了保证身体所需的营养。他确实太瘦了，174厘米的身高，体重刚过50公斤。他吃的不少，但是不怎么吸收，不过他的身体还算健康，大概是因为他喜爱运动的缘故。

他打开大书包，找出地图来看，今天要去的第一站是人民广场。还好，很近，走过去不过十几分钟吧。他转身要走的时候，突然背后的衣服被人拽住了。回头一看，是刚才坐在他身边的女孩，手里拿着他的钱包。原来是他翻地图的时候不小心把钱包掉出来了。他感激地看着这个女孩，说着只有他自己能听懂日语，接过了她手中的钱包。

康治迅速从钱包里掏出一张10元面值的纸币，递到女孩的手里。女孩吓坏了，她认得这是10元钱，可是她也知道爸爸一个月的工资，只有这样4张都不到，所以摇摇小表示不要。对了，包里应该还有带来的好几卷牛奶糖，他早该想起来的。他找出一卷放在她的手心里，看到她的眼睛盯住糖果时闪闪地发亮了。

“谢谢依。”女孩开口了，他的耳边传来一个甜甜的声音。这是怎样的语言啊，流畅温软得在他的耳朵根震荡了好几遍。这和自己学的中国语显然不同，好像带着点大阪方言的味道。看着父女俩渐渐走远了，康治怎么也忘不了她最后的甜甜一笑。女孩长得一点都不漂亮，圆脸蛋，黄黄的短发，穿着甚至有些土气。一件大红色的格子外套，深蓝色的涤卡布长裤，脚上一双丁字型黑色皮鞋。可是让康治感动的，是那个可爱笑容。

康治永远都听不到的是此后父女间的一段对话：

“爸爸，外国人都是高鼻子，蓝眼睛，黄头发是吧？”

“是呀，大都是这样的。”

“可是刚才那个人和我们都一样，却讲外国话！”

“那个是日本人。”

“爸爸，日本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
“日本人做过很多坏事，我们不喜欢日本人！”

“可是他不像坏人，他还对我笑呢。”

“记得不能随便拿别人的钱哦。”

“知道了，爸爸，不拿别人的钱。”

第一章 1998，东京

1998年4月。

雪儿已经在超市里逛了整整三圈，手里的篮子沉甸甸的，塞满了各种方便食品和零食小吃。就是要买，要吃，拼命地吃，她心里这样想着。今天是4月29日，星期三，面包特卖的日子，所有面包一律打8折，她因此往篮子里抓了不少。

超市很大，共有三层，地下室和一楼卖食品，二楼则是生活用品。为了促销，店堂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旗子和宣传广告。还有今天那个日子——4月29日，招摇地悬挂在廊柱上，直刺雪儿的眼睛。很多书上讲，购物是女人发泄不满和宣泄愁闷的最佳方法，对她来说也是如此。雪儿长得恰到好处，多一分就嫌胖，少一分又觉得瘦，怎么吃总是这个体形，令她的女友理惠羡慕不已。

上午没课，下午却有两个课时，好学的她居然逃课了。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这些年来，她始终都走不出麦轲的阴影。七年前的今天，雪儿与麦轲偶然相遇，他们一见钟情，迅速坠入情网……

站在排队等候付款的人群中，雪儿的眼角悄悄溢出了泪花。麦轲，这个日子你在哪里，是否你还记得？篮子里的食品装得满满的，然而她的头脑里却一片空白，有些魂不守舍地推着自行车朝家里走。从超市到家里，路程其实并不远，但必须翻过一座小山坡。踩自行车是上不去的，只能慢慢地推着车走，食品放在车前的篮子里，左摇右晃地很难掌握平衡。她在心里埋怨起来，上海的地是平坦坦的，骑自行车去哪里都很方便。然而日本这么一个小国

家，哪来这许多大大小小的山坡？

什么坡？姊妹坡……什么坡？姊妹坡……她依稀记起小时候听过的日本电影里的一句话，是的，日本坡很多。

胡思乱想着，一会儿就到了家门口。她先去信箱张望了一下，没信，尽是五颜六色的广告纸。今天屋里收拾得特别干净，昨天她从地铁车站出来时，破天荒地买了一束红色康乃馨带回家，插在空可乐罐里。

打开电视机，正在播放一个有关家庭问题的讨论节目。雪儿有时觉得日本女人挺可怜。如果是在中国，夫妇双方都拥有自己的工作，男女平等，不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。所以雪儿非常同情那些丈夫在外寻花问柳，自己又对此无能为力的日本女人。

她突然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话：“家花没有野花香。”为什么呢？结婚生了孩子的家庭主妇们，一来不注意打扮，专注地把所有时间和精力投放在孩子身上，会忽略应该给丈夫的温柔和体贴。二是婚姻将美丽浪漫的爱情变成残酷而又现实的东西，柴米油盐事多了，夫妻间的甜蜜和温情怎么都不是婚前的样子了。当身份一旦由女友变成了妻子和母亲，有多少女人还会有心思去光顾花枝招展的内衣店呢？怕是和蕾丝镶花的性感内衣作诀别了。也许从妻子那里得不到的东西，男人就会去别处寻找。在日本这个风俗业受到法律认可的国家，说是男人花天酒地的天堂一点也不过分。

她拿起可乐，一下子往肚子里灌进一半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点45分，如果是在平时，应该正在课堂上专心地听讲吧。雪儿从小就好学，对各种新鲜事物有渴求探寻的欲望。原来在国内所学的是英语，选修第二外语的时候本来范围就很小，日语和法语之间，她随大流读了日语。一旦专注投入的事情，她就必然努力要去做好。外语系的女孩总是给人一种爱浪漫幻想的感觉，她却不完全是。或者说应该说以前曾经是，现在偶尔也是，然而确切来讲现在的她是个洒脱而懂得专心体贴自爱的人。经历过这些，她听《爱我的和我爱的人》这首歌时，每次都感触很深，她猜这歌是唱出不少人的心声。

她往墙上靠了靠，用遥控器换了一个电视频道，正在播出棒球比赛的实况。她不理解日本人怎么那么喜欢棒球，不是排球更带劲吗？她本想不屑一顾，但还是停在了这个频道，因为寂寞冷清的小木屋需要喧闹的声音来填充。

5点半的时候，手机的铃声响了，奏起她喜欢的旋律“可爱的家”。是理惠打来的，和她一起在料理店打工的女孩。她告诉雪儿，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托她代为向店里请假。是去打工的时间了，雪儿拿梳子整理了一下头发，背上书包就出门了。因为吃得太多，肚子有点鼓鼓胀胀的，她用手轻轻地拍了拍肚子，想今天的晚饭可能要吃不下了。晚上有点凉，初春的风吹来，雪儿一头秀丽的长发左右飘摆，感觉很舒服。

在车站的入口处，她习惯性地往书包的小口袋里掏月票。可是不在！她打了个寒战，连忙将整个书包翻了个底朝天，没有！钱包没了！不会忘在家里的，因为今天刚从超市回家，根本就没再打开过书包！丢了，我的天哪，是丢在超市里了吧？谁让你一整天都魂不守舍的！怎么办？要是去超市打听一下，打工就要迟到了，何况理惠今天还请假，店里一定人手不够。老板娘虽然为人随和，但两个人同时请假，不生气才怪呢。顾不得考虑更多，她去自动售票机前买了一张去池袋的车票。走进车厢，她心中百般懊恼，或许应该先去超市打听一下，可能别人捡到了呢？想想里面有些什么？外国人登录证明书，也就是她在这里的身份证，遗失了可是寸步难行；学校的学生证，借书、打折买学生月票和学生电影票必不可少的证明。要命的是那张月票，为了省钱，她买了一张三个月的地铁月票，现在才用了一个月都不到！

雪儿的学校，从池袋坐地铁大约需要 40 分钟的车程，对她而言，这笔交通费也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数目。虽然是一再打折，三个月的月票总计是 1.8 万日元。而她住的小屋，月租只有 2.8 万日元。当然，这个小木屋也算得上是够破够烂的了。摇摇欲坠，几次小小的地震都让她吓得要命。

匆匆忙忙赶到料理店，刚好 6 点钟，雪儿松一口气。这一天的

工作显然做得没精打采，她的眼前尽是那只钱包的影子在飞来飞去。老板娘凉子觉出了她的不对劲，下班临走之前特地过来找她。

“小雪，你没事吧？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可以告诉我吗？”凉子是一个已经四十出头的女人，虽然岁月在她的脸上刻下细纹，却依然显得风韵犹存。

雪儿在料理店打工只有短短的两个来月，但凉子无疑挺喜欢这个中国女孩。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独身女人，凉子一人支撑着这个料理店确实不容易。当她看到雪儿身上有一种不懈努力的精神，她也挺感动，她想起了自己的少女时代。

听到凉子关怀的话语，雪儿忍不住想把倒霉事一吐为快。但是这毕竟是工作的地方，所以她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没什么关系，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。”

凉子显然吃了一惊，当然她估摸一个打工学生的钱包里不会放太多的钱。“重要的是身份证件之类的东西，丢了就太麻烦了。”

“是呀，外国人登录证和学生证都在里面。”雪儿显得很无奈。

凉子好像想起了什么，“小雪，你赶紧去警察署报案！做好书面登记，如果有人拾到了，会归还给你的。快去吧，现在晚上也能报案。”

雪儿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既然凉子这样说了，她决定先去试一下。无论如何，她还是很感激凉子在这个时候给予她的安慰。她道谢告别，安静地转身走了。

凉子望着雪儿的背影，很是怜惜。雪儿在她的料理店打工，工资并不高。一小时 850 日元，周一、三、五每天做 6 个小时，一直干到晚上 12 点，星期六和星期天几乎做足一整天。比起有些“油条”的理惠，雪儿做事态度认真而且仔细。最难得的是她脸上常常挂着的可爱笑容，令许多客人都感到亲切。雪儿其实比理惠更会打扮，但她从来都不招摇。凉子有时看她，总会觉得清纯朴素的外表之下，雪儿很有一种吸引男人的风情和气质，大概这是女人的直觉吧。

这一夜，雪儿失眠了。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，上帝已经

将他们两人分开，已经告知过她多次不要再去想他。她却硬是不愿意面对现实，一个人怎么可以违抗自己的命运？命中注定，她和麦轲是无缘的。漆黑无声的小屋里，雪儿静静地淌着眼泪，最后一次了，这是最后一次为他掉眼泪。她轻轻地咬着嘴唇想，你要争气，证明给他看，没有他你照样可以活得很精彩，谁说你是一个失败者！这时候，隔壁传来了钥匙开门的声音和男女的小声说话。天，这两人又要折腾一整个晚上！雪儿的思绪一下子被打断了，她不得不起身拉亮电灯，去找她的随身听，她要把耳朵塞起来。

她租的这栋廉价房屋有两层，上下各五个房间，多数住着学生。由于是普通的木结构房屋，隔音效果相当差，连隔壁的电话铃声和说话声都可以听得很清楚。隔壁住着一个大学三年级的男生，学校就在附近，雪儿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上学。也说过几次话，她觉得那是一个有点害羞的大男孩，非常有礼貌。雪儿刚来的时候，他主动帮忙搬东西，接电视天线，非常热心，绝不是那种不怀好意的热心。但他每周都会带女朋友回来，那个女孩雪儿可不怎么喜欢。头发染成灰白色，总是用银白的眼影，紫黑的唇膏。其实很年轻，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，老喜欢叼着一支烟，一副日本不良少女的形象，雪儿不明白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在一起。特别是两人在隔壁翻来覆去共沐爱河的时候，她在这边可以听得很清楚。那个女孩的呻吟声很是撩人心弦，雪儿觉得这个女孩很夸张，做爱真有那么美妙的感受吗？

雪儿的生命中经历过两个男人，一个是麦轲，另一个她已经将他在心中深深埋葬。和麦轲爱情长跑了五年，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晚上，麦轲吹灭了蛋糕上的 27 枝蜡烛，也结束了雪儿的少女时代。她把自己作为最好的生日礼物给了他，当时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。但那是一段让人不愉快的回忆。她曾经一度也很陶醉于琼瑶的小说，然而现实中完全不像小说里描写得那么夸张。她和麦轲接吻的时候，既没有飞上云端的感觉，也不曾体会到整个世界变成一片粉红色。不过因为她深深爱着这个男人，怎么她都愿意遂他的心愿。但是当麦轲把她抱上床，打颤的手指解开她的内衣后，她发现

他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如同一只失去控制的野兽。她简直不能忍受他的暴力行为。

那一年的秋天，麦轲所在的期货交易公司业务红火，如日中天。大学毕业进公司才一年的麦轲，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收入。这与麦轲本人的灵性和天分不无关系，但日复一日地白天艰苦奋战，晚上带着大把的现钞去酒楼山吃海喝，然后上 KTV 宣泄一番，他已厌倦了这样的生活。

每次和雪儿亲吻，他强烈地需要和渴望她，想要把她融化成自己身体中的一部分。在这个生日之前，雪儿每次都借各种理由婉言拒绝他；他又爱着雪儿，不忍心做违背她心意的事情。麦轲生日的那天晚上，他留住了她。雪儿想，如果决定要嫁的人就是他，该来的总是会来吧。不过麦轲身上燃烧起来的兴奋、性急、冲动、粗暴、狂热和强硬，远远超出了她可以接受和容忍的限度。她真想请求他多给她些温柔，可是她什么都说不出口，只能听凭他的摆布和操纵。他怎么会是这样？

她睁大了惊恐的眼睛，他紧闭双眼、自我陶醉的脸孔是如此贴近她，然而她柔软的心几乎要被蹂躏得四分五裂，痛啊，他弄痛她了……雪儿的记忆中，他们第一次糟糕得一塌糊涂。虽然走近了彼此的身体，但自从那次后她开始感到恐惧，感到心里有一种叫做抵抗的东西在萌生起来，虽然这并不妨碍她那一颗爱着他的心。也许世上都是这样，也许别人都是这样，她于是慢慢接受并把这当做一种责任、一种义务。

他们有一年多的亲密相处，然而即使是在身体彼此相融的时刻，她也几乎没有体会过任何做爱的乐趣。不管他低沉的喘气声怎样激荡、沸腾和燃烧，她却总是被动地作为一个被施予者去承受。她甚至厚着脸皮，私下向她读医科的好朋友晓恬倾诉。晓恬曾经直截了当地对她说：“可能你们彼此不适合吧，在这方面……”那时候，晓恬刚刚向父母宣战，搬进了男友世帆公司的公寓楼。

不适合？为什么？以前，她对这些事情想得还不多，也无法想得更多。然而在日本耳闻目睹一多，尽管麦轲早已成为她远去的一个

梦了，她才开始反问反省自己。她自己没有需求，没有欲望，没有憧憬，不正常吗？经常能在各种杂志和网站上，或纯粹淫秽，或带有医学科学性，或是女人悄悄话的交流站，她看到日本女人大言不惭地描述自己的性爱经历。从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女，到三四十岁的已婚妇女，她们以能够享受性爱快乐为荣，以传播并让人分享她们的快乐为乐。而这在她，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事情……

所以隔壁的女孩每次逍遥在快乐巅峰上传出的兴奋尖叫声，声声刺她的耳朵。让她好奇，惊讶，慢慢竟然从心底生出些朦朦胧胧的向往和期待。不过她还是一个传统观念的女孩，她知道什么是该想的，什么是不该想的，而她目前的任务主要还是把书读好，毕竟她不是漂洋过海到这里来玩乐的。

木村康治完全是出于好奇，粉红的 Kitty 小猫咪钱包非常可爱，他想当然地以为钱包的主人是一个高中女生。因为 Sanrio 公司的 Kitty 系列产品，在日本深受中学女生甚至大学女生的欢迎，从梳子、镜子、笔记本到床单、窗帘，Kitty 的用品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，Kitty 的可爱形象是深入人心的。

打开钱包，他有些兴奋，是个中国女孩！外国人登录证上写着“廖雪儿”这个名字，“廖”这个发音对康治显然有些难度，他想了一会儿还是不明白怎么读这个字。“廖雪儿，女，23 岁，中国上海，留学，东京都丰岛区……”这些带给康治的吃惊显然不小。而且女孩现在的住址，离他读大学期间所租的房子在同一个地区，甚至离得很近。他对那一带非常熟悉，这让他回忆起了他的大学时代，也回忆起了当年去中国旅游的往事。

登录证上的照片有点模糊，而且因为拍摄时光线暗的缘故，脸部表情显得呆板。总不能期望是个美女吧，康治自嘲地笑了笑。抽出学生证看，还在读书。看遍了大大小小的兜兜袋袋，是一些电话磁卡、月票之类的东西，加上 2 万多的日元。一个年轻女孩只身在外挺不容易，丢了钱包不知该有多着急，康治准备把钱包交给收银员寻找失主时，钱包里侧的口袋里滑出一帧黑白照片的一角。